



午休时光

微视角

◎沈东海

在我们厂里,中午饭后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光。

天气好的时候,我会选择一个人到外面晒太阳。毕竟人和植物一样,老待在车间不见天日,是很容易出问题的。厂里有块填了塘渣却还空着的地,坐那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选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,就近捡一两块板砖,以厂房的墙作靠背,就可以懒懒地在那里打一会儿盹了。

对于劳作半天的我而言,像一株沐浴在阳光下的野草,是一种再平凡不过的享受了。虽然周围依旧是机器发出的嘈杂的隆隆声,心儿却宁静得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,就如朱自清笔下《荷塘月色》中讲的那样,“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”。此时,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,因为此时的时间都是属于我的。偶尔睁开眼,望着脚下、眼前大片枯黄的野草,却没有半点荒凉感,倒觉得自己是个置身于大草原的牧羊人。可惜这儿没有几只肥美的羔羊,不然是有几分意境的。等阳光将冰冷的自己一点点烤热,也就差不多快上班了。

天气不好的时候,我就会坐在办公室里听那些外地人相互调侃。这些活了半辈子、走南闯北的汉子,聚在一起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,就如腰缠万贯的财主,出口成章的文人,他们的肚子里也多是活色生香的故事。年轻的时候,这些人有的在深山冷巷里当过爆破工,有的在戈壁荒漠里挖过金矿,也有到各地跑过货运、搞过装修的。他们讲

过去认识的人、发生过的事,聊最近播报的新闻,谈当下热门的政治,偶尔也说说那些道听途说来的故事。天南海北地侃侃而谈起来,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不当作家可惜了。毕竟,作家最想体验的生活,就活生生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。和他们待在一起,享受最多的是耳朵,此时,倾听成了一种财富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,也坦承自己年轻的时候混过日子,打过群架,酗过酒,天马行空地放浪过。但是时间与婚姻,特别是孩子的降临,让他们渐渐开始想做一个合格的丈夫、称职的父亲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他们开始安心工作,安分守己起来。最初改变这一切的,只因为他们都遇到了一个好女人。这种好,不仅是对他们好,也让他们明白了该怎么做人。女人是一所最好的大学,看来此话是有点科学依据的。

我的午休时间,除了做上述这些外,就是窝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或者看书了。在厂里看书,心特别静,思路也不容易被琐事打乱。假如入厕看书排第一,这个就铁定能排第二名了。在厂里我看完了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、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以及《汪曾祺散文精选》等。虽然这里的环境和氛围与上学的时候比不了,但对于一个在厂房工作的年轻人而言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许多时候,连这样的时间也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奢望了。

这就是我的午休时光,琐碎中也未见得不是一种美好。在这里,我希望时间这个魔术师,能给我们这些打工的一个更美好的明天,一个更灿烂的未来……

般的美好,糖果一样的幻想也负伤累累,以致溃散的只剩下失望的味道,好比樱花凋谢后的惆怅。心的温度被一点点抽离、涣散。

目光游离,触及一个锈迹斑驳的鸟笼,一只空荡荡的鱼缸,最终被压在一堆书下的相册所牵引,取出、翻开、蓦然回首,发现原本在我身边的好多人都离开了,有的人永远无法归来,有的人则杳无音信。

到这里,细细想一想,我确实遗失了好多——美好的东西,比如有人,比如欢乐、童真,还比如说“我”自己。

只有我一个人在遗失吗?我想,不是的。人生像一座迷宫,弯曲错综,充满着岔路口。每一个岔路口意味着选择,不同的岔路带你通往不同的结局,不同的结局里有不同的美好,每一个选择意味着拥抱一个美好而遗失另一个。遗失的和所拥抱的会等价吗?晏殊有一句词: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美好的遗失不是我们能挽留的,遗失后的重获永远都有遗憾,始终只给人似曾相识的印象。

对于已经遗失的,我们不能奢求重获,只能让它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彻底的遗失;对于即将遗失的,我们既要看的淡一点,也要尽力去挽留;对于尚未遗失的,我们应懂得珍惜,好好把握住美好的分分秒秒、点点滴滴,不要让她在自己的手中悲剧收尾。

此时抬头,窗际透过的落晖愈发鲜红、瑰丽。这落晖不也是美好的吗?亿万年后,它会不会也被遗失呢?珍惜吧,贪婪地呼吸,沐浴在美好之中……

岭缺隍

岁月掠影

◎叶龙虎

鸡鸣岭在鸡鸣山的北侧,岭缺隍只是岭东的一个缺。据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载,“鸡鸣山,一名仙鸡山,夏侯曾先《地志》云,上有石井石床,又有铜瓶,非人力所能举。旁有石鸡,俗云是扶桑鸡飞下,因以为名。”正是夏侯氏的描述,使得鸡鸣山从此声名远播。年轻时,我在丈亭上班,常骑自行车过岭,车轮在卵石路面颠簸蹦跳、屁股与坐垫撞击的感觉仿佛就在昨天。

过去的岭缺隍很热闹,是官路与谢家岭古道相交的四岔路口。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人群。向东,穿过岭脚普济庵后的如意亭,走过郭塘桥和廿板王桥,可抵慈溪县城;向西登岭,从岭墩俯瞰,北麓有层层叠叠的“八档头”梯田,春天,桃园、梨园鲜花盛开,万紫千红。麦收时节,微风送来的阵阵麦香。岭西是“官桥”村,抗战胜利后,它一度升格为官桥乡,二六市镇还受其管辖。村中云会寺、大宗祠、鸡山学堂都很有名气,这当然与出生于该村的民国闻人陈布雷有关;向北是张家湾,沿着湾前的谢家岭古道,进山与九曲岭相接,可抵鸣鹤古镇;向南转弯是曹家的祠堂弄,在大樟树下拐弯便是二六市的街市。

岭缺隍真正热闹的时光还不是在我小时候,让时光穿越一千年,那时候才算得上繁华。

本来,岭缺隍向东延伸的岭路是古鸡鸣湖的一段天然湖塘。南宋之前,湖塘以北还是一片汪洋,湖面上碧波荡漾、白帆点点;湖中的小屿麋山、横山、湖山点缀其间;暮色四合,水上的渔火与岸上的灯火交相辉映;一群群归巢的鸭子,或走进湖东的丁家湾,或走进湖西的张家湾、朱家湾;湖岸上空盘旋着一缕缕缥缈的炊烟。

舒嬾堂诗曰,“春暖鸡鸣吞,秋寒鸭信风。家人富足,击壤与吾同。”鸡鸣吞就是鸡鸣山下。舒嬾堂名宦,大隐舒夹谷人,是庆历五先生之一楼郁的高足,治平二年进士,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成员。他历任给事中、御史中丞,以边功加龙图阁待制,卒赠龙图阁学士。其元丰四年出任御史中丞,成为御史台的最高长官。元丰六年因论事罢官,到崇宁元年起用,赋闲间走过家乡的山山水水,鸡鸣山下的山水风光和民间富足,引发了这位三品大员的如此感慨。

大凡称“湾”的村落,一般都在水边。沿鸡鸣山北麓到大枫树下,曾经是鸡鸣湖西岸的一个水湾,就宜居角度来讲,是适合人们居住的。宋时,慈溪的大隐、河姆、车厩、蓝溪、汶溪、渔溪等六大集市不全在水边么?靠山靠水才可以农、渔、樵、贾自由生存。我断定,眼前这个荒无人烟的曾经的水湾,当年如同东钱湖畔的殷家湾,也曾有过人声鼎沸的岁月。

我从小熟悉张家湾,少年时还在那里垦荒种菜。记得有一次挑着便桶去施肥,因为个子矮,上坡时桶底碰撞到坎边的石头,粪水全泼在了自己身上。记忆最深的是“树林后古井”(当时已无树林),井水清澈,连井底的碎石细沙也一览无余。更神奇的是井水常年不沽,不管多旱,总是取之不尽。由于水质爽口,当年生产队常派人到古井汲水,为田头劳作的社员们解渴。相比朱家湾、张家湾,丁家湾的寿命仿佛长了许多年。小村存在时我去过,有几户杨姓人家,村南一个叫广福庵的古庵里还住着一位老尼。记得村前有棵大樟树,树下两口古井,还有一个俗称东湖的大池。二六市朱忠秀老人生前说过,他小时候放牛,其父特别关照池底有大船的桅杆,不许在东湖嬉水。如今,丁家湾已经成了附近居民的坟地。

岭缺隍的南边,在咸丰兵燹之前还是湖塘下市的沿山老街。对于这个颇具规模的古集市,我小时候的名字是“火烧场”。因此,当爷爷告诉我火烧场是当年的老街后,我一直在想,这老街究竟是双面街还是单面街,长毛放火以后,老街以及附近的朱家湾、张家湾的原住民都去哪里了?以致当我看到凤吞、河姆、车厩等沿山老街时,眼前也会浮现那个从未见过的湖塘下市的幻觉。

上世纪的90年代起,鸡鸣山就不再平静了。有人开采石料,霸道地掠夺原本属于山下居民的公共资源。鸡鸣岭被毁掉了,张家湾的湾头也毁掉了,岭缺隍徒有其名。那座刻满了世世代代记忆的山,被挖得千疮百孔。十字路口也东移了100多米,61省道与二掌线在这里相交。柏油路面替代了卵石古道,祖祖辈辈慢悠悠的生活方式,终于被现代化的生活节奏打破。除了田螺山遗址已被政府保护,所有的如古湖塘、古祠堂、古庵、古寺包括咸丰间重建的二六市老街,全被无情的岁月湮没了。

遗失的美好

随想曲

◎郑文尔

日暮时分,百无聊赖,翻开了塞在桌子底下,沾满灰尘的那个大箱子。

动作间,细微的尘埃扬起在温馨的落晖中沉浮舞蹈。木箱里堆放着以前的东西。现在,它们都从我的生活中淡去,埋葬在这个尘封的所在,发散着一种让人心沉静、醇厚浓郁的气味。

箱里的东西很杂。有一些初中同学毕业之际送的礼物,还有一本同学录,使我不可遏止地怀念起他们和那些年共同的笑声。而今,却像湖泊里被鱼搅散的不知所终的浮萍,高山上被风掠到天涯海角的蒲公英,难以相遇,更怕相遇不相识,相识亦无情。心感到空落落的。

箱里还有玩具:陀螺,风车,皮球,散成一片的图片。从前拿着这些玩具,总是乐悠悠、傻乎乎的。举着一只不甚精美的风车跑来跑去,动作笨拙地拍着小皮球,趴在茶几上拼拼图,和一帮小伙伴一起玩幼稚的游戏发出充满张力的笑……可现在抚摸着这些小玩意,再也生不出跃跃欲试的念头了。在花季之时,生活中却溶解了无法稀释的愁绪和苦闷,剪不断理还乱,死死缠住嘴角,生怕它上扬的弧度。再放下这些东西,心却像被浓浓的清咖啡浸过。

几本童话书、漫画也静静地躺在箱底泛黄的书页看上去多么脆弱,轻轻翻开,发现它失去了昔日对我的吸引力,若变了味的珍馐。生活的残酷一遍遍地刺破着童话中泡沫